

宋美齡與于鳳至 (上)

西安事變中的幾段秘聞

● 今稀老人

民族英雄千古罪人

「少帥」張學良在中國近代史上，是個譏譽參半的人物。他於一九三六年發動震驚中外的「西安事變」，迫使蔣介石聯共抗日，致使中共坐大，於日本投降後，不到一年爆發掀起國共內戰，僅一年餘時間，數百萬國軍土崩瓦解，中共席捲大陸，蔣介石退守台灣，改寫了中國歷史。對中共來說，張學良是「千古功臣」；是「民族英雄」。對國民政府來說，他則是「千古罪人」，「國家敗類」。

張學良是東北軍閥張作霖的長子，官至陸軍一級上將，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。當然他的官位及職稱，均非積資累功而來，而是受其父餘蔭，夾數十萬東北軍實力而得。不過，任何人都得承認張學良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，深明大義，一心一意圖使中國富強，人民安樂。所以，他不像其父張作霖那樣只

想割據自雄，獨霸一方。他寧願放棄榮耀和官位，謀求國家富強。故能在北伐軍受阻於閻、馮（閻錫山、馮玉祥）等軍閥勢力時，毅然易幟，歸順中央，服從中央蔣介石的領導。其目的，在避免內戰，團結一切力量，共禦外侮。他發動西安事變，劫持最高領袖蔣介石，換來的是六十多年監禁生活。但晚年，他常說的一句話是「對自己一生的作為無怨無悔。」

折節讀書學貫中西

張學良於一九〇一年六月三日生於遼寧省台安縣桑樹林詹家窩舖村。係張作霖原配

趙夫人所生，在八個同父異母的兄弟當中排行長兄。其父張作霖是清末民初軍閥中的傳奇人物。他原是東北地區的一個土匪頭目，受到東北巡撫趙爾巽的招撫而成爲清軍軍官。清室垮台以後，在東北發展勢力，卒成一地霸主。民國以後，逐鹿中原，與直系爭戰多年，在華北有相當影響力，而一度被封爲

「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大元帥」。不過，張作霖的基本地盤仍在東北，有「東北王」之稱。儘管如此，張作霖仍自認門第低賤，亟盼改換門庭，決心把自己的兒子培植成具有中國傳統思想，又能熟知西洋文化的人才，爲此，張作霖敦請碩學名儒，教張學良四書五經，也聘請有知識的洋人授以外文及現代科技。張學良七歲開始讀書，在名師指導下，有系統的誦讀經史典籍。由於聰明穎悟，十二、三歲時即能下筆千言，屬文言事。自幼即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，廣受西方文化薰陶。及長學會了開汽車、駕飛機，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語。

張學良本人原有志習醫，但他的父親仍替他選擇了職業軍人的道路，以便繼承他的軍事事業。一九一六年張學良十六歲，遵父命與原配于鳳至結婚，于鳳至大家閨秀，待人寬厚。對張學良事業頗多幫助。一九二八年，十七歲的張學良被其父任命爲衛隊旅營長。次年二月，他被送進東北講武堂第一期

受訓，學習炮兵科。

在學期間，張學良不以特殊身分而有異於同學，自動的遵守校規，尊敬師長，友愛同學。學校冬季舉行野外演習，天寒地凍，異常辛苦，他都是興致勃勃的參加。

與郭松齡亦師亦友

當時，許多教官都對他奉迎縱容，獨有郭松齡對他管教嚴厲，不假辭色。郭松齡曾受現代軍事教育，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，反對軍閥割據，教學之餘，經常向張學良講述救國救民之道，使他受到潛移默化，兩人結成莫逆之交。

一九二〇年，張學良自東北講武堂畢業，授階炮兵上校，任奉天督軍署衛隊營營長，不久，升為衛隊旅第二團團長。六月，升第三混成旅旅長，十一月，十九歲的張學良，晉級為陸軍少將。

一九二一年秋，張學良到日本參觀日軍秋季演習，目睹日軍現代化的訓練，激發了他自立圖強的決心。回國後，他提議在奉軍中進行改革，並與擔任第八混成旅旅長的郭松齡合作，對三、八兩個旅進行了嚴格整訓。他們與下級軍官和士兵接近，保證軍隊的生活供給，不准「喝兵血」（不吃空缺，不剋扣軍餉）。所以，他和郭松齡帶領的部隊成爲當時東北軍的精銳。

次年四月，爆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。張作霖組成鎮威軍，張學良被任命爲鎮威軍東

路第二梯隊司令。戰端一開，奉軍即敗，幾乎潰不成軍。而張學良和郭松齡的部隊不但未潰，反有小勝，於是頗受其父器重。

奉軍失敗後，張作霖決定整軍經武。張學良協助籌劃，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，他任第二旅旅長，兼整理處參謀長、東三省航空處總辦和航空學校校長。在郭松齡、孫烈臣、姜登選、韓麟春等協助下，對東北軍從上到下，進行了一次徹底改革。將原有東三省巡閱使署合并改組爲東三省保安司令部；將二十二個旅擴充爲二十七個旅；騎兵由三個旅擴充成四個旅；炮兵由野炮四個團，擴充爲兩個炮兵獨立旅，一個重炮兵團。全部兵力號稱三十萬，能戰之兵，不下二十萬人。還擴大奉天兵工廠，每年能出大炮一百五十餘門，步槍六萬餘枝，機槍千挺以上，而當時該廠製造的迫擊炮成爲關內各軍之冠。空軍也得到了擴充，向法國、意大利購進數十架新式飛機，全部空軍擁有飛機三百多架。他把訓練高質量的飛行員作爲航空處第一位的工作，並以重金聘請北京南苑航空學校畢業的趙延緒、王立序和法國退役飛行員博賴等爲航校教官。一九二五年他又從東北軍軍官訓練班的一千餘學員中，篩選出二十八名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送到法國最新式的毛蘭納航空學校和高特龍航空學校訓練。一九二六年，這批學員畢業時，南京方面和其他軍閥都派代表到法國拉攏。張學良得知後，立即打電話給機械處處長徐世英：「請你

馬上通知姚錫九，讓他把在法留學的二十八名航空學員，全部由准尉提升爲中尉階級。並請姚錫九對學員們講清楚，回國後不用幾年，只要盡忠職守，全都可以提升爲少校和中校……」當這批學員回到香港時，張學良派徐世英遠道到香港迎接，防止學員被他方拉走。他還添設航警處，在哈爾濱設海軍司令部與海軍學校，加強海軍建設。

在整軍經武的過程中，張學良重視人才的培養和運用，他認爲奉直兩軍首次作戰時所以失敗，兵不精，械不良固爲兩大原因，而運籌帷幄的參謀人才不足，能征慣戰的將領不夠，才是主要關鍵，因而他對連長以上幹部作了調整和選拔，大量選用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新進人才，加以重用。他對東北講武堂的學生和教官中之成績優良、才幹出眾者，常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下他們的姓名，隨時調用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。張學良任鎮威軍第三軍軍長，擔任山海關、九門口一線的正面主攻任務。經過一個多月的浴血苦戰，奉軍攻破了山海關。打敗直軍後，他統帶京榆駐軍，設司令部於天津。

一九二五年十一月，郭松齡在灤州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與馮玉祥的國民軍聯合，舉兵反奉。在這之前，郭松齡曾向張學良提出「父讓子繼接任鎮威軍總司令」的建議。張學良認爲郭有強烈愛國思想，主張改革，與自己思想一致；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親的

地位，輿論必以「叛逆」相加，不僅會失去部屬的擁護，也難立足於社會，故未敢接受郭的建議。

張學良對郭松齡之倒戈，早有覺察，但他沒料到郭動手那樣快。當時他與郭帶領東北軍勁旅駐軍京榆一帶，張為駐軍軍長兼第四師長，郭為副軍長兼第六師師長。郭握有步炮精兵六萬多人。事變前一天，張學良與郭在天津會面時，已看出郭即將行動，當晚即乘車出關，並命令駐山海關附近的十九團團長張廷樞迅速佈防。他趕回奉天向老帥請示，於十一月廿九日被任命為前線總指揮，至興隆店設立臨時司令部，指揮部隊堵擊郭松齡。郭是以鎮壓楊子雲叛亂為名而回師關外的。迨出關後，郭之部下知楊並沒有造反，而是出關打老帥，立即軍心渙散，不戰而潰了。郭見大勢已去，化裝逃走，被馬占山的騎兵追及俘獲。郭與夫人韓淑秀一同被害。張學良對郭松齡夫婦之死，是很痛惜的。後來，他經常懷念郭松齡，每當遇到不好解決的問題，就感嘆地說：「有茂宸（郭松齡字）在，那用我為這份難。」

一九二六年初，張作霖和吳佩孚聯合「反赤」，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南方的國民革命軍，張學良率第三軍在海口對馮軍作戰。北方軍閥組成安國軍，由張作霖任總司令，阻止革命軍北伐。這時張學良升為陸軍上將。次年五月，他奉命率部在河南與北伐軍作戰。當時，他並不仇恨國民黨，當奉軍

戰敗北退時，下令保存了鄭州附近的軍火車，並給北伐軍留下了書信一封，以示並無敵意。

同年秋冬，馮玉祥、閻錫山聯合討奉。張學良為京漢線總指揮，率三、四方面軍團由保定向石家莊進發，攻擊閻軍。十月十二日，晉軍師長傅作義由五台山攻出，搶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遙的涿州。這是奉軍的後方，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。涿州失守後，張學良立即率精銳部隊前往圍攻。雙方爭勇鬥狠，死傷累累。奉軍屢攻屢挫，動用了坦克、飛機、毒氣等各種武器，把戰鬥推向了空前殘酷的地步。涿州之戰一直打了三個多月，其強攻固守聞名全國，成為張學良與傅作義的成名之役。

一九二八年一月，蔣、馮、閻、桂聯合北伐，進攻奉軍。張學良再次任京漢線總指揮，率部阻止北伐軍北進。五月下旬，奉軍在石家莊、保定戰役中連續失利。張作霖見奉軍敗局已定，便下達總退卻命令。

六月四日五時三十分，張作霖回奉乘坐的專車，行駛至瀋陽附近的皇姑屯時，被日軍埋設的炸藥炸毀，張受重傷，被急救回帥府，於上午九時卅分斃命。這就是轟動中外的皇姑屯事件。

日人利誘不為所動

張作霖暴卒，安國軍潰敗，對張學良來說是生命史上的一大轉折，由秉父命變成自

己當家。張作霖死亡時，張學良正在南京和革命軍談判，聞訊趕返瀋陽，六月十九日就任奉天軍務督辦，七月四日就任東三省保安司令。年僅廿七歲的張學良開始主宰東北。他採取了和父親完全不同的路線，他致力開發東北，勵精圖治。同時決定東北易幟，堅決維護祖國統一。在東北宿將反對，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之下，張學良衝破橫逆，是很不容易的事。

日寇原本計畫張作霖遽喪之際，攫奪東北，不料張學良竟能穩住局面，擴大發展。日本見無機可乘，乃改弦易轍，引誘張學良拒與南方革命政府合作，支持他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政權，與國民政府對抗。六、七月間，日本首相田中三次電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，促其警告張學良，不要和南京政府妥協。並說，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壓迫東三省，日本願不惜犧牲，予以相助。八月四日，日本特使林權助到瀋陽，以參加張作霖喪禮為名，干涉三省易幟。六日，他向張學良遞交了田中的信。信中表示，日本反對東三省同國內統一，要張學良實行「東北自治」。並對張學良說：「如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，自行易幟，日本將採取自由行動。」張學良義正詞嚴地申明：我是中國人，以中國人的立場為出發點，以東三省的民意為定。他警告林權助不要甘冒干涉中國內政。林卻惡狠狠地說：即冒干涉內政之嫌亦所不避。日本政府竟然不顧張學良的嚴正立場，一面不斷由朝

鮮調兵到瀋陽，進行武力威脅，一面以借款六千萬元相利誘，但均未動搖他易幟與統一的決心。

東北換旗，不僅外受日本阻撓，內部意見也不一致。老派的張作相等，新派將領中的楊宇霆等都反對，害怕換旗後，日本會武力干涉；東北軍會被南京政府吞併，失去自主地位。張學良對他們說：「換旗不換旗這是關係東北前途，也關係中國大局的問題，日本不要我們換旗，其用心所在，大家都清楚，就是要挾持東北獨立，但要俯首聽命於它，做一個傀儡。這等於出賣民族利益，成為歷史罪人，我們決不能這樣做。先大元帥屍骨未寒，我們認賊作父，良心上也不許我們這樣做。要靖國難，報家仇，只有全國統一，合力對付日本。換旗後，北伐軍要進兵關外，師出無名，而且只要擁有實力，也不會失去自主。」就這樣，張學良衝破了外部與內部的阻力，於十二月廿九日，通電宣布東三省易幟。卅一日，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官。

堅持圖強必須統一

東北雖已易幟，但問題並未解決，東北軍內部矛盾仍在，特別是宿將楊宇霆，輕視張學良。楊宇霆精明幹練，才略過人，老師張作霖倚之為左右手，言聽計從，非常寵信。所處地位特殊，也養成他專斷跋扈、盛氣凌人的性格，張學良繼承父位後，楊宇霆以

父執輩自居，凡事自作主張，對張學良的意見不理不睬，甚而專唱反調。另一將領常蔭槐附和楊宇霆。張學良忍無可忍，藉議事為由，在督軍署大廳將兩人處決。這一舉動十分重要，不僅張學良能夠權力集中，也樹立了威嚴，穩固了東北易幟的局面。

全局在握之後，張學良支持東北民眾抗日義舉，擴大抗日運動，抗日組織蓬勃發展，僅遼寧省即成立了「遼寧國民常識促進會」、「遼寧省拒毒聯合會」、「遼寧省外交協會」，全省四十多個縣都設有分會。

他們廣泛地進行抗日宣傳，抵制日貨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。張學良還把得到的「田中奏折」通過閻寶航在瀋陽公布於世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，使遼寧的抗日民眾運動更加高漲。

「九·一八事變」後，張學良對「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」、東北義勇軍等抗日組織和抗日活動，在精神和物資上都曾給予有力支持，直到他被迫下野為止。

在經濟上，張學良力主振興東北實業。

他禁止種植和販賣鴉片。在發展農工商各業生產中，增加稅收，鼓勵官民興辦煤礦、紡織、燒窯業、鐵工廠及農產品加工等各項工業。在他的支持下，瀕臨破產的東北民族工業得到恢復和發展。他實行「寓兵於農」的方針，把整軍與發展生產結合起來，把屯墾與開發邊陲、鞏固國防結合起來，設置興安屯墾公署，並移直、魯、皖等省人民到東

北墾殖荒地大力推行軍墾和民墾，不僅使邊防得以鞏固，也使經濟隨之發展。他還拒絕了張作霖與日本簽訂的鐵路合同，不顧日本的反對和威脅，加緊籌建中國自己的鐵路和港口，準備同日本相抗衡。他採取各種措施發展電信業，使東北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通訊系統。另外，他還克服了金融危機，使貨幣日趨穩定，市場逐漸繁榮，國庫益加充實。「九·一八事變」前，東北的經濟在短短幾年裡有了迅速的發展，出現了收入大於支出的興盛現象。

張學良也重視發展教育、科學和文化，培植各類人才，他認為教育是治國安邦的根本。一九二八年八月，他出任東北大學第三任校長，捐款一百八十萬元，由德國公司承包，仿照柏林大學，擴大建設東北大學校舍。一年後，東北大學便成為擁有文、法、理、工、教育等五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。各院的教室大樓、實驗工廠、圖書館、體育場的規模和質量，為當時全國之冠。他比關內大學高一、二倍的薪資聘請名教授。因而，師資力量也比較雄厚。在發展大學教育的同時，張學良還十分重視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。他捐出大筆私資建立「漢卿教育基金會」，資助各校經費及社會教育活動，資送優秀畢業生出國深造。

一九二九年七月，張學良取消了一九二四年東北與蘇聯締結的「奉俄協定」，強制接管了中東鐵路，驅逐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

梅尼果夫和東鐵副領事長齊爾根、東鐵管理局長穆沙諾夫等出境，引起了「中東路事件」。在三江口、同江、富錦、樺川等戰役中，東北軍被俄加倫將軍所指揮的蘇軍擊敗。一九三〇年初，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汪精衛等組成了反蔣介石聯盟陣線。五月，蔣與馮、閻的中原大戰爆發。

張學良看到東北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，父喪未久，內部欠固，怕參與戰爭而引起內部分裂，因此，初期，他嚴守中立，力主和平，避免東北軍捲入內戰。他曾多次發表和平通電，希望經過會商解決分歧，但蔣介石和馮玉祥、閻錫山、汪精衛都把張學良看作決定勝負的籌碼，他們的代表穿梭般地到瀋陽與他會晤。這年六月三日，為張學良二十九歲生日，蔣介石派李石曾到瀋陽祝壽。不久又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，並派張群將特任狀及關防印信送到瀋陽，勸他就職並揮兵入關，幫助中央抵定大局。

這時，馮玉祥、閻錫山的代表賈景德、薛篤弼、門致中，汪精衛的代表單振、陳公博、郭泰祺等也都雲集瀋陽，對張學良進行拉攏，組織反蔣陣線。七月間，張學良到葫蘆島主持該港開工典禮，蔣介石派吳鐵城代表鐵道部，為開工紀念碑揭幕。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趕到葫蘆島包圍張學良，爭取東北這支實力以爲己助。對這一重大問題，東北軍內部意見也很不一致，有的主張中立，不與任何一方合作；有的則主張進兵關內，與蔣合

作。爲此，張學良召集東北重要的文官武將商討。他認爲：東北地處邊陲，日本窺視已久，如欲抵制外侮，必須國內統一。他認爲馮、閻不是中央軍的對手，等到中央打敗馮、閻，東北軍就失去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於是被迫倒向中央，進兵關內。九月廿一日，占領天津。廿六日，進駐北平。至此北平、河北的政權遂被東北軍全部接收，立即成了最有實力的地方勢力，這段期間，于鳳至真是張學良的賢內助。

九一八事變背黑鍋

一九三二年七月，日寇炮製了「長春萬寶山事件」，唆使盤據河北邢台軍閥石友三的三个師叛變，張學良命于學忠及王樹常兩個軍迎頭痛擊，將石部擊潰，石友三隻身逃往濟南。八月間，日寇又製造了「中村事件」，企圖尋釁。這時，國府中央已知日軍要在東北動手了。九月十一日，蔣介石在石家莊約張學良密談，事後，張手下的師長何柱國問：「總司令談了些什麼？」張說：「不得了，日本人要動手了！」何說：「那麼趕快調兵作好準備。」張說：「總司令叫我們不要還手。」何說：「敵人打來了，怎麼可以不還手呢？」張說：「是呀！守土有責，應該抵抗，但總司令說如果我們還手，在國際上就講不清了；我們不還手，讓他打，在國際聯盟好說話。」

九月十八日夜，日軍藉口中國軍隊抓了

一段南滿鐵路，悍然進兵瀋陽，東北軍遵照中央的指示，沒放一槍一彈，日軍如入無人之境，輕易佔領瀋陽，這就是歷史有名的「九一八事變」。日軍入境後，摧毀了一切軍事設施。剛從德國購進尚未啓封的四十架新式的容克飛機、八輛坦克和附屬工廠的全套設備，以及全國設備第一流的東北無線電總台，都成了日軍的戰利品。官方財產就損失十八億元以上，對此，張學良痛悔莫及，決心與日本關東軍血拚到底。他一面請示南京政府處理辦法，一面將關內的東北軍編成兩個軍，沿大凌河西岸構築陣地，準備在錦州、錦西、寧（興城）地區與敵決戰。他曾對於學忠說，即或打垮，我也要和大家一道「站山」（打游擊的意思）。但蔣介石電令張學良，「絕對不抵抗」、「一切聽從國際聯盟」。於是，大凌河防線被勒令拆除，所有東北軍全部退到關內。

東北淪陷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，人民紛紛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。國內各報界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，使他成了丟失東北的「罪魁禍首」。爲了表示對東北問題負責，張學良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辭職。十二月，他被南京政府免去了陸海空軍副司令職務，改任北平綏靖主任。

九一八事變後，不到兩個月之內，東北全境失陷，張學良背上「不抵抗將軍」罵名。不久，上海「一二八」抗戰爆發，十九路軍以劣勢裝備，粉碎日軍無法戰勝的迷信。

一九三二年八月，張學良出任國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。這時，偽「滿洲國」成立不久，日寇侵略矛頭指向熱河、北平、天津，企圖佔領華北，張學良決心赤血抗日，保衛祖國，洗刷東北軍和自己不抵抗的醜名。一九三三年元旦，日寇進攻山海關，張學良令何柱國部奮起還擊，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。山海關失陷後，日寇兵窺熱河，張學良把長城以內的東北軍調進熱河佈防，又電請中央支援。中央派劉戡的第卅八師、黃杰第二師及關麟徵的第廿師北上增援。二月廿七日，張學良擬妥作戰計劃，任張作相為保衛熱河的總指揮，把所有的部隊編成兩個集團軍，各轄三個軍團。張學良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，指揮東北軍主力，以萬福麟為軍團長；張作相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指揮孫殿英軍團、湯玉麟軍團、馮占海的新編六十三軍、張作相的兒子張廷樞的第十二旅，並由閻錫山撥兩個騎兵旅，共約二十餘萬人的兵力。

二月廿一日，日軍分路向熱河進攻。湯玉麟駐朝陽的一個旅，因營長邵本良叛變投敵，首先不戰自潰；駐開魯的一個騎兵旅也不放一槍，因而北票、朝陽、開魯於廿五日同時陷落。張作相由於臨時受命，於廿七日趕往承德時，承德已經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城內亂成一團。湯玉麟用大批車輛搶運私人財產，向天津租界運送。萬福麟當時指揮的東北軍五個旅、三個炮兵團，因北票、

朝陽的陷落，腹背受敵，沒有得到張學良的命令，就全部撤進喜峰口。已達赤峰的孫殿英部，則觀望不前；張廷樞的第十二旅開到古北口就按兵不進。三月三日晨，叛軍攻進城，湯玉麟帶著衛隊逃向灤平，日寇僅以一百二十八人就佔了承德。張學良聞承德失守，當即下令通緝湯玉麟，並對第一軍團長萬福麟下令：「立即反攻，否則提頭來見！」但是各部為保存實力，紛紛後退，為時僅十日，熱河全境陷敵。三月八日，張學良引咎辭職，十一日通電下野，四月初，罷官出國，到西歐各國考察，遍訪德、義、法、英等國。特別留意各國軍事訓練及設施。一九三四年一月，張學良奉令回國，率領東北軍團剿盤據江西蘇區的中共紅軍。

當時，東北軍有些將領反對圍剿共軍，但考察歸來的張學良思想上有很大的轉變，他解釋說：「日寇侵略野心很大，我們國家正處在危急存亡時刻。日寇為什麼敢於大膽地侵略中國呢？就是因為中國不統一，要統一就必須大家都擁護國民政府，擁護蔣委員長。我在德國作了考察，他們就是由於全國有嚴密的組織，有大家擁護的領袖，所以才富強起來的。我們中國也要走這條路才能富強，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。」出於這一思想，他對「先安內後攘外」的政策無條件擁護。二月，他即被蔣介石任命為鄂豫皖三省「剿總」副司令（總司令由蔣介石兼），代行總司令職務，駐節武昌。他從東北軍中抽調

了十六個師又四個旅，共八十餘個團的兵力，圍剿鄂豫皖的中共根據地。迫使中共展開西安五千里「長征」（逃竄），逃到陝西北部。

一九三五年二月，國民政府撤銷鄂豫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部，成立軍事委員會武昌行營，四月二日，國民政府授張學良為一級陸軍上將。七月起，張經常來往於武昌和西安之間，進行圍剿共軍的準備。十月，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「西北剿總」副司令，並代理總司令職務。

九月間，張學良指揮十萬之眾，向陝甘中共根據地發動的第三次圍剿，在歷時三個月戰鬥中，他的東北軍丟掉了近三個師的兵力，兩名師長陣亡，七名團長成仁或被俘，特別是直羅鎮一役東北軍的一〇九師被全殲。這在東北軍幾十年的歷史上還未曾有過，使張學良在思想上受到了極大的震動，種下了西安事變的種子。

一九三五年十月末，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。蔣介石對他受損沒有任何安慰的表示。軍政部長何應欽不但不給絲毫補充，還要減發軍費。張學良既挨了共軍的打，又受了「中央」的氣，感到憤懣異常。這年底，張學良回到西安。他首先同駐守西安的西北軍（十七路軍）將領楊虎城，就停止內戰、聯合抗日的問題進行了磋商。其實楊虎城早就同共產黨有聯繫，雙方不謀而合。（未完待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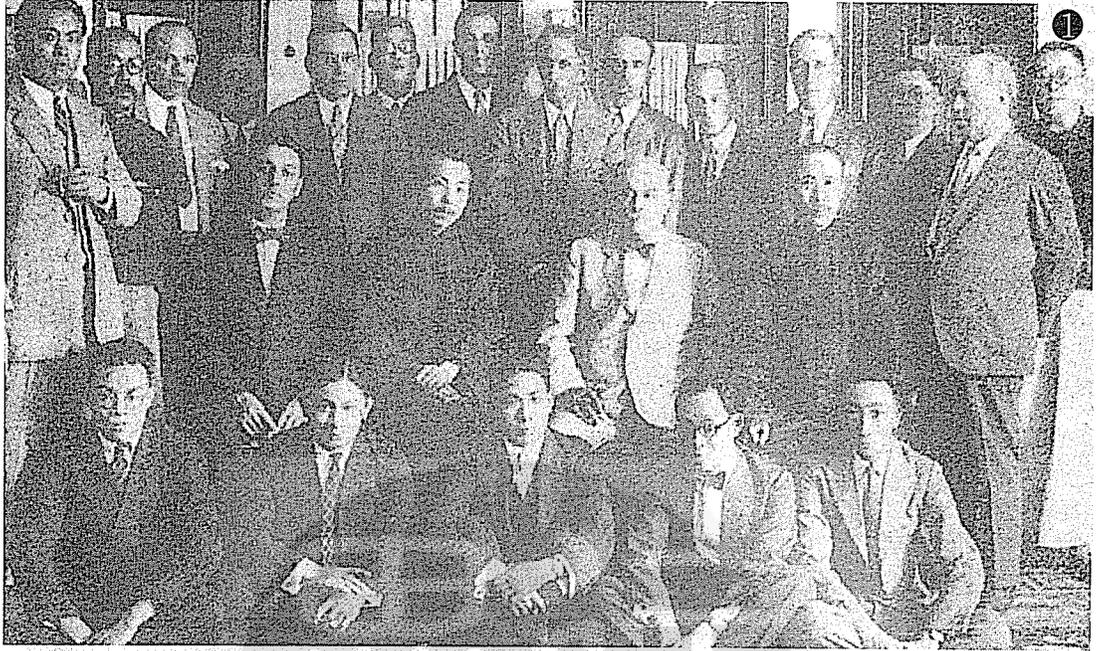


①于鳳至（中）早年與宋美齡（左）宋靄齡（右）合影。
②一九一九年時的張學良。





① 第二次直奉戰爭勝利後的張學良。
 ② 與張學良成爲莫逆之交的郭松齡。
 ③ 張學良（右）與于鳳至（左）在高爾夫球場合影。



①張學良（二排坐左二）一九二九年與美國記者團團員合影。
②張學良（中）早年在東北四省運動會上與運動員晤談時的神情。



①張學良（前左）早年與蔣介石（前右）在中山陵前合影。
②于鳳至在遼西視察時留影。

